

#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

第三十八期

劉英士主

## 美國的孤立派

我們的各大日報上面，差不多天天登載着關於美國孤立派之活動消息。這些消息，大家都很熟悉，這兒毋庸贅述。一言以蔽之，孤立派主張美國人只管美國，不必，且不應，爲着隔洋過海的疾風驟雨而焦慮，而赴援，而冒險。因爲我們希望美國參戰，而惟羅斯福，史汀生，諾克斯和威爾基等所共策勳的一切準備工作可使美國參戰，故對那些專事批評甚至阻撓現時美國兩大政黨領袖所擬推行的各種重要政策向孤立派之言行，異常惡感。豈止惡感而已，有些人簡直以爲孤立派之可憎與可鄙，已不亞於汪兆銘或顧維鈞！

美國的孤立派是否該受這種嚴厲的厭棄與侮罵，這是我今所欲討論的一點。

孤立派是農業社會的替罪羊。不僅美國有之。最試反觀我們自己的陣營，所謂「只掃自己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不早成了一句格言？中國人誠是最能懂得孤立派的心理的。

固然是家給人足，可是嚴格地說來，美國中西部之居民，並未成爲資本階級。他們很少直接投資於海外，更很少有人遠涉重洋去美國開發落伍國家之資，他們覺得波士頓和紐約市已夠遙遠，誰也不想過問莫斯科或達喀爾之安全與危險。在國際戰爭時代，他們固然主張嚴守中立，即在天下太平時代，他們也不願忘卻邊疆的「區別語言」，所以他們竟阻止了美國之由大門步人國際。在十餘年前，苟有一位旅行巴黎的美利堅人被人當作肥豬來刺，一位孤立派的冷語按語必說：「黃石公園的噴水花鳥豈不夠他賞玩？」當世界某一角落發生騷擾，當地美僑電請祖國派艦保護或施外交保護之際，一個孤立派的反問必是：「爲什麼不趕快回到繁榮富庶而又十分愉快的美國？」上下兩派的孤立派隨員並非各個不到外國去遊歷，但於返國之日，苟遇不體面的新聞記者，照例是說：「你聞我的感想嗎？走遍全球，益信美國第一！」

對啦，美國第一，這是孤立派的堅決信念。他們不信如此偉大的美國而其命運決於柏林，羅馬或東京。希特勒若敢伸其魔掌於美國，一定把他活捉過來，關入瘋人院。日本人嗎？沒有一個不是黃臉的下等動物！紐約三百萬領袖之對納粹威脅看得這樣嚴重，苟非神經過敏，便是爲了促進他們本身的利益。美國本有特無恐的現時情景之下，沒有理由來輕易犧牲其可愛的青年。都市居民苟非忙於軍火生產，便將因爲身經不起美國陸軍的嚴格訓練，而多避免兵役，絕大多數的遠征軍人勢必須以發育最好的農家子弟來充任。孤立派是農業社會的代表，他們有權要求國際派人士對於農村青年的責任性命不作孤注一擲。

我們既盼美國以其全部的靈魂與肉體來共赴天下之大難，便得相當尊重美國孤立派之意見。孤立派並不表同情於我們的敵人，他們只是太瞧不起我們的敵人。

(英)

中華文化出版社

星期評論社出版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一 雀與百鴿

日本的「臨戰體制內閣」好像是爲表示「先禮後兵」起見，特派「特別熟悉德國情形」而又代表日本簽字於三國公約的來栖三郎赴美，做一隻「和平之雀」。如果我是羅斯福總統，我將首先請他來賞張密許所寫之「百鴿圖」。

### 我們的犧牲程度

十一月六日，羅斯福總統在國際勞工大會發表演說，中有一段涉及中國，他說：「中國人民亦正在作抵抗侵略爭取自由之鬥爭；其犧牲之程度如何，我人並未予以充分之理解。」

在這抗戰四年的過程中，我們不知已派多少人到美國去宣傳，打了多少電報到美國去報告消息，更不知耗多少物資和精力來使美國輿論成爲「內各報記者視線之焦點」，然至今日，則聞全世界一個最有力量的偉大領袖當衆宣言：中國人「所作犧牲之程度如何，我人並未予以充分之理解」！這難道是因美國人缺乏同情與智力？很顯然地，我們的國際宣傳，猶如我們的對內宣傳，太過注重精神上的鼓勵與安慰，而忽略了事實的調查與陳述。倘使在每次敵機襲擊以後，羅總統及其國人也祇能接到

「某日時刻日機×架分×批襲擊，華機適時升空迎戰，高射砲亦猛烈射擊，日機倉皇投彈後東逃。事後查悉日機投彈多落荒郊，華方損失甚微。」

一類的情報，你叫他們如何鼓吹與我來從這些微

言大義式的當代者中去充分的理解中國人所作之犧牲程度呢？莫說外國人罷，就是正作犧牲的中國人自己，有誰已能予以充分的理解？

### 勝利以外之目的

羅總統的演說裏面，還有一段值得我們加以思索。他說：「在工作與奮鬥以爭取勝利之過程中，我人應勿忘記勝利以外之目的。……即今日苟不準備門及將來，則戰爭之結果，除破壞外，仍將毫無所得。我們今日須計劃所擬建立之世界。如欲將來之世界爲和平之世界，則各國之大家必須有更豐富之生活。今日之世界，實不知有若干萬人民，終身未得充足之衣食住也。」我們希望大家細玩斯言。

正在打仗的時間，很容易爲了達到勝利這一個目的，而致容忍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惡勢力之發展。在這許多惡勢力裏面，所謂「戰時利得者」之橫行無忌是最可畏的。金錢即勢力，絕對不應且不便使它落入違反公衆利益的少數黨手裏，以致危及社會大眾的正常生活。如今中國的人民，真不知有若干百萬無法獲得充足之衣食。在淪陷區內，敵偽盡情剝削，毋庸說得。即在後方，奸商地主則肆無忌憚，亦將很嚴重地威脅到一般人民，甚至至爲中國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之生活。若發現狀延續下去，則在抗戰勝利以後，所有的中國實業將必盡數淪陷在奸商地主乃至賣國奴的手裏，這談什麼民主主義！可怕的社會革命將不待毛澤東來煽動，而有大批的士大夫爲之先驅！

在抗戰建國同時並進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固應努力爭取勝利，另一方面也得要使勝利之果能爲大眾分享，能爲大眾共享。我們只能夠爲中華民族爭取勝利，不能夠爲少數奸商地主製造混水撈魚的機會！

### 安內須用攘外手段

本月五日，渝市各報登載一段照例可以引起樂觀的糧食消息，大致謂「川鹽易湘米」之辦法已實施，「目下每月湘米內運達兩萬五千包之多，此對川省民食殊多裨益」云云。稍有閱報經驗的人却見標題就着急，知道這起米價又將上漲的反宣傳。果然，在這消息露佈以後的兩三天內，就本社所在地言，山米每市的價格即從三十五元漲至四十餘元，最高者達五十元。

迷信供不應求的人無法解釋這次米價上漲的原因。如果要找經典，應求之於租稅轉嫁論。目下川省各縣的糧食征購，聽說是在順利進行，有糧百担的人，假定被征五担，被購五担，餘九十担，每担漲價百元，則其實際收穫，豈非仍是一百担乎？也許還有勝於未被征購以前！

有糧的人可待善價而沽，有口的人却不能待糧價跌落而後吃，所以糧食征購所予生產者之損失，很容易轉嫁給消費者。無田無地的人，真是「腳底下人」，如果想要「吃飯」，必須準備「吃虧」。情勢是已那麼危急，我們希望最高當局對於安內工作，兼用攘外手段。讓那些市的人明明是種盜匪，既不受懲，只有痛割而已矣，只有痛割而已矣！

# 文化的修養

羅家倫

在現代機械文明工業社會裏面，誰都容易感到生活的緊張，乾枯和單調，因此而更感覺到厭倦，煩悶和不安。有的是情感的刺激，有的是情感的安慰。刺激多了，不是神經麻木，就是情感潰潰，甚至於由厭倦而悲觀。這在平時是如此，在戰時則尤甚。

知識的訓練要緊，生產的方式要緊，工作的效率要緊，但是情感的調劑至少也同樣的要緊。一張一弛的道理，不祇是適用於調劑，而且適用於人生。人生的弛是必需的，但是這「弛」不是等於放鬆，也不是等於懶惰。要求「道德的假期」是無補而且有害於人類的心靈的。讓我們把眼光轉移到文化的修養上去罷！

麻木，橫潰和悲觀固然要不得，但是做人到粗俗，獷悍，鄙吝，偏野的境地，也是十分的可厭。若是祇講物質文明的享受而無精神文化的修養，結果一定要到粗俗，獷悍，鄙吝，偏野的境地。

有幾位西洋的文化哲學家，常給「文化」與「文明」兩個名詞以不同的涵義，至少他們把這兩個名詞的着重點看得不同。德國人所謂文化的涵義，固帶日耳曼文化（Kultur）特殊的彩色，但是他們把「文化」與「文明」的分際，看得似乎格外明顯。他們用這兩個名詞的時候，於不言而喻之中，總覺得文明是偏重物質的，外界的，而文化是精神的，內心的。一個民族儘管有許多物質文明的發明和享用，但是它却可有優美文化的表現和享受。人們能在不知不覺裏流露他持身處世的德性，超凡脫俗的領會，美麗和諧的心靈，這一切都是民族文化和個人浸淫在自己民族文化裏的結果。縱然他沒有飛機旅行，沒有電梯代步，沒有抽水馬桶使用，但是我們能不尊重他嗎？能說他沒有文化嗎？

更具體一點說罷。找一個非洲的布西門族（Busuman）人來，把他放上飛機，他一樣能旅行；拖上電梯，他一樣有代步；拉到新式的

廁所裏，他一樣能使用抽水馬桶，若是教會他如何操作那簡單機械的話。但是把他請到歐洲的大美術館裏去看那拉斐爾的名畫，他祇覺得反不如他們山洞裏畫的牛頭馬面；到著名的音樂院裏去聽貝多芬的音樂，他就要覺得反不如他們賽神跳舞時的木鉦戰鼓；到圖書館裏去看莎士比亞的名著，他更要覺得不如他們祭司的神符鬼錄。可見文明的結果是容易享受的，而文化的結晶却是難於領略的。

若是「文化」這個名詞是譯西文 Culture。這個字的話，我認爲不但非常滿意，而且格外優越。中國先賢對於人生的教育和社會的文化，是認爲文質並重的。「質勝文則野」是孔子的名言。必須要「文質彬彬」，然後纔能成爲「君子」。這個「文」字有很博大的涵義，包括豐富的生活方式在內，決不是「文藝」的「文藝之士」所可爲己有的。「化」字的意義尤妙。聖哲固須達到「大而化之」的境界，就是普通的人也可以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可見文化是淵源浸淫在整個民族之內的，更非一個特等階級的人所可假借。文化是民族心靈的結晶，文化也是民族精神方面的慈母。要提高民族道德，非提高民族文化不可。道德雖然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却是硬性的，直徑的部分。文化的全部是含融培育，如春陽一般，溫暖到每個人的內心的。

我們要每個人都能注意到文化的修養，從而擴大到整個民族文化的修養，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進行個人文化的修養？當然學問是修養的要素。中國古語說「學問深時意氣平」，正是學問能影響修養的一種表白。當然經驗是修養必經的過程，不經過種種的磨練和波折，那能磨出人生真正的修養？然而我現在着重的不是這顯然的真理，祇是大家常是忽略的部分——情感，也可以說是由情感影響到心靈的部分。

要陶冶情感，美善於美的教育，所以我從這方面提出三件特別有關係的文化來談。

且讓我先談文學的修養。文學不僅是說理的，而且是抒情的；不僅是知識的凝合，而且是願望的表現；不僅是個性的暴露，而且是悲歡的同感；不僅是通情達意的語言，而且是珠圓玉潤的美術。文學不僅可作發揚情緒的利器，而且可作洗滌心靈的淨水。「詩可以興，可以怨，可以羣，可以怨」，這原是聖對於一部分文學的讚美。文學是要提高人定之「興趣」的；具有修養的文學家，有些事決不肯幹；他卻不是爲保持這家的聲譽而不去幹，乃是因其屬於低級興趣而不屑幹。所以真正的文學修養可以規高行爲標準。最好的文學家是把他人想說而說不出的話，說得恰如其分；把他人發現不出的情緒，表現得盡情極意，使人家更難得到其他的方式來表現。沒有經過這用兩京，展轉入川的人，不能體會到杜少陵「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北）斗望京師」兩句詩的妙處。許多受難同胞有過家破人亡痛苦的，讀到白居易「田園寥落千支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句子，也一定感覺到這「痛」的經驗，不祇是我們現代人碰有的。戰爭時代的煩悶，若是得到古人與我們心心相印，俱有國感，也就因此舒暢多了。祇是創造文學固困難，欣賞文學也不易。遇到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口誦心嚮，到口中念念有詞的境界，纔能心領神會。孔子說「依於仁，遊於藝」，這「遊」字極妙。所以對於優美的文學作品，應當把自己的心靈深入進去，和魚在水裏一樣，悠哉遊哉，纔能真有領悟。現在的青年日日處於苦悶上，苟能得到一點文學的修養，一定可以消滅煩悶的。學社會科學的人應當以文學培養心靈，學自然和應用科學的人尤其應當如此。天天弄計算，弄構造，而無優美文學來作精神上的調劑，必致情感乾枯，腦筋遲鈍，性情燥熱而不自覺。文學的甘泉，是能夠使你的心靈培養新的萌芽的。

進而談到音樂的修養。音樂不僅是娛耳的。音樂是心裏發出來的一種特殊語言，有節奏有旋律的語言，和諧而美麗的語言。它是豐富着許多感覺，概念，意境，而以有波動的音節發出來的。「飛門琴

引」說，「須坐聽琴琴之所言」，正是這個微妙的道理。中國從前禮樂並得，因為禮與樂是聯起來的。後來禮樂分家，所以禮淪爲乾燥的儀式。本來是活潑潑有節奏的動作規律，後來變爲死板板無生命的實禮單子。原來文學與音樂也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上古的人可以操琴而歌。到宋朝飲井水處都可以歌，而屯田詞；豪放的名士可以用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姜白石的「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是更柔性的了。乃自南宋以後，詩詞與音樂又分了家，這實在是文學上的一大損失，也是民族的文化修養上一大損失。文學的流行不普遍，原因正在於此。譬如哥德在德國文學上和一般國民文化上的影響太極了；但是哥德現在的德國人之中，有幾個說過哥德全集或是他的重要作品？然而哥德的詩，山邊海曲，田舍漁莊都有人唱，這正是因爲它譜成了音樂的緣故。中國音樂所有「旋律」，而無「和聲」，因此感覺單調。所以祇有用笛中滿台打鑼鼓的人來「替腔」，而不能有男女高低音配合得很和諧的「四部合奏」。前二十年西洋音樂，是經過日本轉手——不露明的手——經過中國來的，所譜的大都是簡單的和聲之香。抗戰以來，國人的音樂與轉機，從事音樂的人也轉多，是一件可欣慰的現象。但這些一般還是粗糲簡單，不免鑽頭去尾的模樣。有越的高亢，時或聞之；而彈成曲折的樂章，很少聽見。其中還有以「小放牛」一類的小調之音，讀爲抗戰歌曲，聽了令人神傷。現在中國的音樂教育，正可因爲大家音樂興趣的轉機而提高，而普及，而改變作風，但這不是短期內勉強可以做到的事。我們祇是存着這希望，要向這條路上走去。我希望將來能從音樂的節奏與和諧，達到民族精神和行動上的節奏與和諧。

再進而談論藝術的修養。雕塑和音樂一樣，在中國並不發達，但是却達到了非常之高的成就。這正是因爲中國與中國文學不會分家，畫家的修養與文學家的修養大致相同。中國的畫家也大都是文學家。中國向不重視匠畫。這分別，蘇東坡論易道子玉畫畫詩，說得最清楚：「吳生畫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籟出雲籟。吾觀二子俱神俊，尤於維也效狂無間言」。王摩詰固然是詩

中有畫，畫中有詩的作家，吳道子也是一位畫中傑出的天才，東坡猶於其間有所軒輊，這種好尚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了。畫不但是表現自然，而且表現心靈；不僅是表現現實，而且表現理想。若是畫只是自然和現實的複寫，那有照像就夠了，何必畫畫。但是名畫可以百看不厭，而照像則一望就了，正是因為畫上的自然和現實是透過心靈而從意識裏流露出來的。東坡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正是此意。「此謂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所以這兩句詩斷不是現在搞掉的神態畫家，那些畫美人說不像，於是變成鐘鼎，說鐘鼎也不像，又可改成怪石的畫家，所能假借的。畫家不但要有精妙的技巧，而且要有高尚的修養。姜白石說「人品不高，落筆無法」。同時讀畫的人，也要有這種修養，才真能心領神會，與畫家的心靈融成一片。所以歐陽子說：「蕭條淡泊之趣，畫者得之，觀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適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中國名畫之難於為一般人所了解，亦由於此。苟能深入，則在塵囂熱熱之中，未始不是一服清涼散。俚語謂論山水畫說，「出入風雨，舒卷蒼翠，橫巖峭壁，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悅淨神風，陶鑄性情」。真是很精闢獨到的話。

當然文化的修養，不祇這三方面，凡是可以使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有關乎修養。如發達雅歌投壺，謝安石在臨陣時退下圍棋，都是他們增進修養的方式。祇是這三方面的修養，最容易陶冶性情，調劑情感。

中國文化是最注重修養的。讀書的人固要有「書卷氣」；就是將書也以「儒將」最能使人敬服，否則祇是勇將，戰將，不過儒將之才。在這投壺偏狹，傾軋排擠的人羣中，能有大雅君子，抱着恢宏的襟懷。「汪洋若千頃之波，揚之不清，激之不濁」，豈不可以讚佩？在這爭名奪利，庸俗鄙俚的場合裏，苟能有如仲長子昌所說，「清如水碧，潔如霜雪，輕世賤俗，獨立高步」之人，豈不可廉頑立懦？

現在中國文化方面，有一個絕大的危機，就是高尚的中國文化漸漸的少人了解，而優美的西洋文化則又不能吸收。縱然學會了西洋一

點應用的技術，或是享用物質文明的習慣，但是對於西洋文化在人性上表現的精微美麗之處，絲毫沒有得到。中國文學的修養而且沒有，何況西洋文學的修養。向他泰着叔柏特，勾旁或瓦格涅的樂譜，自然無動於中，若一聞到黑人的「爵士」音樂，却使兩腳發癢。到外國美術館去，古畫中恐怕祇有魯本茲所畫的胖女人或者能邀賞鑒，至於那精緻的落照，柯樂的森林，便覺無味了；何況倪雲林的枯木竹石，沈石田的溪山雲山呢？雖然也有一部分在都市裏的大展覽和留學生冒充風雅，家裏掛一兩張吳昌碩或王一亭的畫，以為是必要的陳設，以誇耀於同類的外國人，殊不知外國人之中，也有懂得比他更多的。於是這時期國利的畫家，竟以擴張為有力，以亂抹為傳神，於是已達高家的中國畫美術，也就有江河日下之勢了。這實在是很傷心的事！

我們不能不接受機械文明，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工業社會，祇是我們的性靈也要文化的滋養去撫摩與安慰。我們可以使物質供我們享用，我們的性靈却不可以像機械一般的轉轉。至於粗俗，穢悍，鄙吝，儂野的惡影響，我們更應當避而無遺。

我們提倡導讀哲學和主人道德的話，更應當輔之以文化的修養。我們不要忘記，在夾谷會場裏面刻佩鐙鐙的聖人，同時也是「溫良恭儉讓」的君子！

### 第三種人

牛津大學出版最近印行一種小叢書，總名為「美國與戰爭」，所選皆係美國「知名人士」的作品；其第六號為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對於德國高等教育之影響的 R. V. Harkness 所寫小冊，題名「德國青年與納粹的勝利之夢」。該書開首第一段云：

我的柏林老教授說：「世界上有三種人物，一為技巧的人，二為愚笨的人，三為納粹黨人。技巧的人知道他們無論如何用力，總不能把自己的頭顱來撞破石頭。愚笨的人以為能夠做到這點。至於納粹黨人則既不技巧亦不愚笨，却是狂妄得很，他們以為果實能用全力來撞，也許可達成功之目的」。

# 西洋文學的研究

柳無忌

西洋文學的介紹入中國，遠在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前，在清末民初時代已有顯著的成績。至於它的正式的研究，却還是近二十年來的事情。我們個人的知識生活正好與這潮流同時而始，同時存在，而且不祇是目擊的旁觀者，因此，我們對於它的興趣與希望，是很親切而急迫的。我們更懷抱着一種理想：憧憬，愛護的熱忱，像每個戀愛者對於他所嗜好的物件一樣。我們曾寫它的過去而興奮，現今而沉思，並也看清楚了未來的輝煌燦爛，以為那是沒有疑問的。然則這種工作的過去情形如何，今日正處到那個階段，將來的努力的目標可否加以預測，這些都是我們所樂意探討的。

在最初期間，西洋文學的輸入以翻譯為主，而翻譯作品以小說為最多，間亦有些詩歌。至於戲劇及散文則簡直沒有，如能找到一二，真是鳳毛麟角了。這時中國舊文壇上祇有元明遺傳下來的雜劇與曲本，根本沒有方法可把西洋戲劇譯成這種形式。西歐小品文裡所含有的幽默成份，與坦白的人生觀，也不是當時那些迷信文以載道的學究們所能瞭解的。詩的欣賞也有限制；據我們所知，留存最廣的倒是一些拜倫雪萊的譯詩。這些鼓吹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正是滿清將覆亡時期一些懷大志有遠見的文人所亟於提倡的。譬如拜倫在「唐璜」長詩內寫入的一篇「希臘艦隊行」，就引起了廣大的注意。梁啟超，蘇曼殊與馬君武等，就把它譯成不同的詩體，而且詩名也被改為「哀希臘」。從這「哀」字可以領會到這編譯家翻譯此詩的深刻的用意。後來胡適之先生也曾把它變換成白話詩的形式，是為一種新的嘗試。正如中國的革命不止於民國的成立，而且一直連續到現在，所以被推為革命詩人的拜倫與雪萊也一向受著尊敬與讚美。蘇曼殊還譯有一部小說「迦世界」，這是法國大作家雨果的傑著，但是我們細讀譯本與原書，發現雨果的作品整個地被改換面目了，在故事與思想方面，尤與原作不同。

這又表示那時的翻譯者好在西洋作品的軀體內注入自己本土的靈魂——革命思想。在西洋小說的翻譯方面，最重要的作家，說也奇怪，要推林紆。林氏翻譯的大多是英國小說，他自己並不能讀原文，由魏易等口述，而由他來編譯為美麗的文辭。林紆最著名的譯作有迭更司與史格德諸人的作品；迭更司的社會小說，史格德的浪漫傳奇，或者在那個畸形的官情小說盛行時期會帶來些新鮮的風味吧。林紆及其他文人也翻譯有許多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故事等，這說明了當時一般人對西洋文學的欣賞，不過是趨於趣味的一端罷了。這時的翻譯「雅」則雅矣，可是「信」這個主要條件，譯作者根本就沒有去理會到。

於是發生了五四運動，緊接着而來的白話文運動，開始了新文學的創造。這時候的寫作靈感，完全是由西洋文學傳來，從胡適之先生後來搜集在「文存」裡的幾篇重要文章——不啻是新文學的宣言書——裡可以獲得證據。此後是西洋文學作品在文壇上最流行的一個時期，直至抗戰的前夕為止。翻譯的作品車輪斗量地印行出來，量的方面固為可觀，在質的方面則良莠不齊。但是無論如何，當時的那種蓬勃的氣象，勇敢的工作，是值得我們在回憶時加以稱讚的。就我個人所知道的，如趙景深先生翻譯的柴霍夫全集，潘家洵先生的易卜生劇本，羅念生先生的希臘悲劇，李健吾先生的福祿拜爾集，張若毅先生的哈代小說和梁實秋先生的莎士比亞戲劇，都是堅實的有價值的工作。此外世界文庫的計劃，更是一種大規模的譯書集成，可惜因為戰爭而中途夭折。這些與林紆時代的翻譯相比較，顯示出一個極大的進步，因為譯作者不但精通原文，而且對於西洋文學都有相當修養，對於譯書的選擇較有見地，在文字方面也能謹慎地表達出原著的風格，不似前人所譯的譯本，譯的作品千篇一律地變為自己的文體，以致史格德，藍姆，迭更司等人的著作都蓋上了閩侯林孝甫的古色古香的印鑑。



在西洋文學的介紹與批評方面，文壇上的成就並不令人十分滿意。最有名的鄭振鐸先生編的「世界文學大綱」只是一部雜湊的東西，錯謬百出，使它有名的竟成書裡的一些笑話，如稱巴新婦人為浴室女主人！編者的勇氣有餘，努力足稱，而學問太不夠了。幸而這時候西洋文學的研究已經從文壇上移到學府內，各大學內一個個的西洋文學系或外國語文系應時出現了。從前，在教會大學內，英文或其他外國文獲得極大的注意，但是主要的僅是應用西洋文字作為一種工具，不是對於西洋文學有任何興趣。自從國立大學內的西洋文學系成立以後，氣象為之煥然一新。西洋文學的研究已受到了國家的鼓勵與保障，不只是適合一般讀者的嗜好，或藉助於以寫作維持生活的作家。換句話說，這種外國語文的研究已成為一種學問，與本國語文的研究佔着同樣地位，此類學系的設置與發展，表示着政府，教育家與學者都已公認了這點。盛極一時的西洋文學又在學院內種下了深根與固蒂。約從五四運動時期，大學已成文化中心，而現在外國文學亦已受到大學學者的薰陶而培植起來了。於是，西洋文學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能不面對着一個嚴肅的問題：西洋文學的研究究竟有什麼意義——什麼是我們的工作與使命？據我個人的意見，研究西洋文學應有三個重要的目標。第一，我們要從文學作品中介紹歐美思想與文化。在這裡，我們沒有餘暇來討論本位文化與全體西化的問題，但敢相稱就是最頑固的本位文化論者也不能不承認西洋文化的優點。中國現今已不處在一個閉關自守的時代。我們實已門戶洞開，不論願意與否，早捲盪在世界的洪流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外來的影響。這些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後者雖是西洋文化的渣滓與皮毛，可是我們也居然接受了。我們缺乏選擇的能力，而所以沒有這種能力，乃是因為我們對於西洋文化不夠深刻的瞭解，不會透澈地把握住它的真正的精神。所以要懂得西洋文化，必先要做一番研究的工作，而這工作的起點，應是西洋文學的學習與介紹。文化所包括的範圍很廣，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文學。後者可以顯示出文化的多方面，映射着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智慧情感，思想性格，這些成份融合成爲文

化的形態。所以我們應努力介紹西洋文學，使國人對於歐美民族的生括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由認識而批評，選擇，然後始能獲得西洋文化的精華，以彌補本國文化的缺點。

在方法與技巧兩方面，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可以取法西洋。在歐美大學內，中國學生勤勞地致力學業，他們受到西洋學者的訓練，學習近代的治學方法，寫作有關外國文學的考證與論文。但是這些考證與論文，博士論文不在例外，其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做學問的練習而已。同時，回國後繼續爲外國文學做考證訓練的工作簡直不可能，因爲圖書館的設備不佳，書籍雜誌很缺乏。在中國，西洋文學的研究工作，祇能限於翻譯，介紹與批評。在本文中，我們沿用研究二字，只取其較爲廣泛的意義。嚴格地說，真正的廣徵博引的西洋文學的研究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的。這些工作僅有西洋學者自在他們的本國窮年累月地做着。我們在不適宜的環境下，倘使也要跟隨他們，讓做他們，那是走上了一條絕路。同時，我們的祖先曾遺留下豐富的文學遺產，需要後學者來爲之整理與研討。不是已經聽見了好久的整理國故的呼聲？可是我們前輩的治學方法實在不大高明，陳腐拘泥，可比歐洲中世紀經院派學者的咬文嚼字，他們固然是博覽羣書，精通經典，但在考據研究方面不免常有嗜死骨頭之譏。在本國文學的整理工作中，我們也要注入一些新生命，新的做學問方法；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應用西洋學者研究問題的方法來整理中國文學。簡單的說，近代的治學方法已進化爲一種科學的方法，客觀，正確，系統化，而最重的是有歸納精神。古代雖也有些卓越的學者，有見地，有思想，但就一鰲而論，他們的工作大半不能令人滿意，或則牽強附會固於成見，或則崇神權威，盲目地迷信古人古書。所以我們要爲中國文學的研究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給以新的觀察，新的解釋，新的估價。在這方面，郭沫若先生較有成就，但他似乎太大胆了一點，好用個人的眼光去臆度古代事物，有時不免變爲想像的產物。胡適之先生的發願小說考證却都值得一讀，表示他那清晰的頭腦與透澈的見識。同時，現在大學內尚有幾位文人埋頭書案，辛勤沉着地研究他們的學業，如聞

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等。無疑義地，他們幾個人都在西洋文學方面下過工夫，熟悉西洋的研究方法；他們在治學時還有與外國文學相互比較參證的便利，所以他們遊刃有餘地做着爲本國文學研究的工作。

最後，西洋文學的介紹可以促進中國新文學的創造。這是我們一貫的見解，以爲在各種新興的文化事業中，外來的鼓勵是必需的。實際上，西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早已有其鮮明的成績。話劇可以說是全部從西洋文學過渡來的。曹禺先生在他戲劇的後記中也承認着他寫作時靈感的來源。恐怕除了一些文字，故事的情節背景，及思想的脈絡外，話劇直是西洋劇本的替身。短篇創作的形式技巧當然也不是本土產物，它與古代流行的話本這事之類作品截然不同。即以長篇而論，雖然「紅樓夢」與「水滸傳」一類的書，被認爲白話小說的濫觴，但其實今日長篇創作的泉源仍源源不絕地從外國流來。小品文的幽默，論述文的思想根據，也都染上西洋的色彩。至於新詩，更可顯示出外來影響對於中國文學的激動。自四言而五言七言，變過長短句詩形，以至於白話詩，或者可說是一種自然變化的趨勢。但是這種演進的形成，却是受了歐美詩的刺激與強烈的影響。也許，倘使沒有西洋詩爲前例，胡適之先生擁護新詩時列舉的理由將不能那樣堅實明透，纏綿有辭。在今日有人寫十四行詩，無韻詩等等，簡直要把西洋詩的形式搬上中國詩壇；還有人談論着節奏，拍子，輕重音之類，那不是將全套的西洋韻律學都偷運過來了嗎？更有人寫作者無韻律毫無拘束的白話詩，因爲歐美詩人不是也寫自由詩，不是新詩脫去一切的嚴格嗎？從這一切，可以看到在形式，技巧，觀點方面，甚至內容與

## 談 讀 書

我國古人做學問，講即物窮理，躬行實踐，把他們實際的經驗，寶貴的收穫，傳授給後人；時間久遠，恐有錯誤，乃把這些記在簡牘上，就成爲書。堯舜的十六字新傳，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都是後人追記

思想方面，西洋的影響已深深地透入了新文學的創作中。像我會說過，這種發揮作用最健全的，有益的，將發揚中華文學的光輝。我們最終的目的是中國偉大文人的創造。在這階段，西洋的文學作品將是一種鼓勵，一股動力，一流靈感的泉源。文學是超越國家界限的，各國的文學雖有其特徵，但在溝通情感，啓發思想，闡明人性方面，文學的言語是普遍的。所以西洋文學的譯著，亦是中國文學作品的一部份。中國新文學尚在幼稚草創時期，這些譯著有了極清醒的興奮作用，使我們相形見絀，不滿意於現在的成就，從而努力追求着一些更理想的有價值的文學創作。

從上面三點看來，西洋文學研究的途徑已明顯地呈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向前邁進着。這些對於未來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極大的，因此我們應堅決地邁進着這偉大的目標而工作，不能有所懷疑，或因挫折而灰心。沿途的阻礙與荆棘並不是沒有的，尤其在這抗戰的幾年，文壇已趨消沉，而西洋文學的研究亦不如以前一般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今日，出版界方面對於它的興趣逐漸減退，政府以學術界亦表現一種漠不關懷的態度。聽說在某校留美學額中英國文學一門被大筆揮掉，而某大學創辦文科研究所，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同被擯斥，豈以其爲不合時宜或不值得鼓勵？眼看文學的光華已爲社會上庸庸碌碌的氣氛所掩蓋，所以我們更應堅定腳跟，不變更我們前進的路程，因爲我們尚有一點理想，一點信仰，而人們是爲理想與信仰生活着的。文學所昭示的就是這些理想的光榮與永久性，當一切世俗的庸淺的事物都已飄沒在時間的深淵內！

## 王漢偉

的。考究古代事實，文字不過是幫助記憶的符號而已，故始於伏羲畫卦，以代結繩。我曾見過挑水的工人，在人家牆壁上畫些線條，以助記憶。由此可知先有事實而後有符號（文字），先有經驗而後有述作



(書)。英人盧漢克說：「書籍之於人類，猶傳記之於個人；書籍包含人類之歷史，人類的發見，以及各時代複雜起來的經驗」。就此可知書籍之作，並不是空中樓閣，是與實際生活分離不團的一部分記載。古人和時人的經驗，固尚有一部分遺留在傳說，習慣和風俗之中，而未形諸筆墨，然隨人類社會之進化，印刷術之昌明，研究者之加多，任何部門的學問都要有人著述了，即把一切不成文的東西，都要有條理的記錄出來了。所以由口頭的傳授，進步到文字的記載；由簡陋的文字記載，進步到有系統的書籍，把古人與時人的寶貴經驗，研究結果，統統遺留給後人，世世相承，精益求精，以期發見新真理，得到更優良的成績。舉凡哲學，文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日新月異，都是這個道理。

有的人反對讀書，且把書上記載的一切經驗和學問，一概抹煞，認為書是不可信的，雖然在青年時代，他們也曾讀過書。這般人自以為天才卓絕，讀見過人，議論滔滔，目空一切，常在入羣中用感傷的口氣，提出個入過去的光榮；但若一與現實接觸，則又怨天尤人，而謂世不我用，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感。初聞其言，或以為是大有抱負者，細加觀察，則悲觀，頹廢，墮落，毫無生氣。其所謂書不必讀者，不過是種種掩蓋情性的飾詞。固然「盡信書不如無書」，但還實在一個「盡」字，不是整個的不相信書。

又有人就功業立論，以為劉項原來不讀書；民國以來，也有許多草澤英雄，作了督軍或大元帥。不知時代已經過去，舊日的層層看字得字，今後世界的一切，絕非不學無術之人所能應付得了的。

帶聽人說，某人是個書獃子。讀書而至於此，便不能應世，不能做事。

在科學時代，死守章句的秀才之流，對於讀書，除了朱註之外，再不敢下任何註腳，所謂拘於一隅，不能豁然貫通，今人稱之為死讀書或讀死書，確實可稱書獃子。至於學術專家，凝神致志以從事於專門的研究，尋求真理的發見，往往不暇計及他事，甚至於如牛頓之給大蘋果一大利，小貓開一小洞，而忘記了小貓也可以走大洞。像這樣的書獃子，那就未可厚非，我們今日所缺少的似乎就是這些。人類許多不朽的事業，大都是從書獃子而由書獃子造成的。你認否認認拚命打仗以致壯烈犧牲的人不帶三分書氣？

有一個中學教員向著學生說：「讀書毫無用處，青年們不要再上當了。我們從大學畢業的人，教書多年，生活沒有辦法，趕不上一個開汽車的」。很顯然的，他只是為目前的特殊現象，表示憤激。實際上，讀書人真要學開汽車，比較未讀書者到容易！在現今的社會，一切事業趨於科學化，一切工作趨於機械化，不論是在那一方面，那一部門，如果沒有專門的學問與技術，是不勝任愉快的。所謂讀書無用之說，在一科學落後的國家，不僅誤導青年，且對民族前途遺孽不淺。從前有個「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人們以為太陳腐了，其實則讀書與救國，是不可分的。試看今日世界所最需要的飛機大炮，那一種是不學無術的人所能發明與製造的？人類已進化到門智而不門力的時代，大家除了讀書以外，更無救國之路。

孫伏園在「讀書與求學」一文裏說：「四十歲以上的人叫做讀書，四十歲以下的人叫做求學」。可見「讀書」與「求學」，本是名異而實同。讀書原非專在書本上做工夫。如果你不否定「求學」，你便必須讀書！

# 雜詩

(首五)

## 郭素

不及東坡大吐說  
豈是今日號靡衰  
回頭兩學笑東風  
何必飛檣海上行  
樂道怡怡大有入

平生所欠會時宜  
不飲何如飲者賈  
買雨何人墊一巾  
東方文化結成品  
筆墨塵空亦酸辛

飄然白也猶難敵  
解讀個中玄妙旨  
世上小兒偏魯莽  
至今腹角開蟬蟻  
千秋兩若頤夫子

讀到黃州以後詩  
始知夷甫不言歸  
紛紛竹馬解迎人  
得見春秋真兩校  
短命棋盤恐為食

# 書報春秋

## 新理學

孫雄會

馮友蘭著 大學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廿九年六月三版 三一二頁 實價一元八角

馮先生在本書中發表了一個哲學系統，這可說是程朱理學在新理學燭風下之重光。就其為程朱理學之重光一方面而言，馮先生是替我們寫了一部空前的好書；但就其為發表一個哲學系統一方面而言，則似乎馮先生是太愛惜了他的系統，以致未能完全忠於他的方法。以下批評底話就是對於新理學之為一個哲學系統說底。在未批評之先，請對本書內容略作介紹。

本書除緒論外，分為十章。緒論係就新理學釋名，實為全書眉目。第一章「理，太極」及第二章「氣，兩儀，四象」說明新理學哲學系統之根本原理，為一書骨幹；其餘諸章是這原理在各方面底推廣和應用，為一書肢體。第三章「道，天道」闡述宇宙發展底一般法則。第四章「性，心」討論人性善惡問題，從心理底方面立論。第五章「道德，人道」亦討論善惡，却從社會倫理方面立論。第六章「勢，歷史」解釋歷史的意義。第七章「義理」講學問；第八章「藝術」談藝術；第九章「鬼神」講宗教；第十章「聖人」論修養。

依馮先生的解釋，新理學可以說是最高學底哲學。哲學與科學不同；哲學自維思之觀點出

發，對於實際只是形式地有所肯定；科學則不能離開實際經驗，其所肯定必有事實的存在。實際與實際不同；實際指凡可稱為有者；實際指有事實底存在者。譬如這個那個方底物是屬於實際之實際底事物，但「方」與「方之理」則不屬於實際；而屬於實際，是實際中之「理」。縱使事實上並無方底物，我們仍可思及「方」，仍可說「有方」，「方有四隅」，此即對於實際形式地有所肯定。實際中惟一重要底是理。理者，一切事物所以然之故及其當然之則。未有實際底事物就先有理，必先有了某理然後纔有依照某理之實際底事物。故理之有是形上底，本然底，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實際底世界就是這本然底理之實現而已。但理只是理，形上之理不能自行實現而為形下之物。據言之，某理之有並不蘊依其理之實際底事物之有。我們講理，只講了事物之所以然，並未講何以有事物之存在。故實際底事物，除必需依照理之外，當另有所依據。此所依據者，可名之為「氣」，即理之實現有待於氣。實際底世界就是氣之動而依照理以成者。氣本身不依照任何理，無任何性，前可以依照任何理，有任

何性。氣本身只是絕對底料，不可思議，不可言說，極端地混沌，即是「無極」。氣氣相對者為理。理則只許思議，為名言之所從出，極端地清晰，義理之全即是「太極」。氣動而依照理，以成實際底世界，即是「無極而太極」。其依照某理以成某物之氣之動者，對於此物說，名曰「陽」。與此動者相對之氣之靜者，對於此物說，名曰「陰」。一物之陽，即其物之建設底積極底成分；一物之陰，即其物之破壞底消極底成分。「萬物負陰而陽」，陰陽消息，變化出焉；陽生陰克是物之由「成」而「盛」；陰生陽克是物之由「衰」而「毀」。陰陽為兩儀；成盛衰毀為四象。由陰陽之生克而有四象之變化，是謂「兩儀生四象」。此四象之代運即宇宙萬化之法則，即所謂「天道」。

以上便是馮先生的新理學哲學系統之梗概。以下則是我所批評，分四點說：

一、理之有無問題——馮先生認為一切事物皆有其理，某事物之理即某事物之所以為某事物者，而且理是純思之對象。我以為不能這樣概括。我以為如「紅」「甜」等感覺概念不據與「方」「三」等理智概念毫無分別，而謂有「紅之理」與「甜之理」一如有「方之理」與「三之理」。蓋誠如馮先生所謂理是極端地清晰而確定底，則惟理智概念能有其理。若感覺概念則不過是感覺印象之心理底概括，並非有清晰底內涵或確定底外延。「完全底方」「完全底三」我們可說，但「完全底紅」「完全底甜」不可說。我們根本就不能界說紅與甜，如算學上之

界說方與三。譬如我說「這是方底」，若有人問何以知道這是方底，我可以告訴他如何如何所以是方底理由。但若我說「這是紅底」，而有人問何以知道這是紅底，我却不能同樣地告訴他如何如何所以是紅底之理由。故有方之理，而方之理可說；若有紅之理，則紅之理不可說——不獨不可說，抑亦不可思，即紅之所以為紅者不能為思之對象。縱令我們由思而得知有紅之所以為紅者，但紅之所以為紅者本身究竟不可思。馮先生似乎誤以知有紅之所以為紅者之思，即為關於紅之所以為紅者本身之思，遂以為有紅之理一如有方之理。殊不知方之所以為方者固可思（幾何學上方之界說即是對於方之所以為方者之思），而紅之所以為紅者則不可思。對於方，我們不獨在見方底物時知此物是方底，即離方底物時亦知方之所以為方者；但對於紅，我們只在見到紅底物時知此物是紅底，離紅底物時便不知紅之所以為紅者究竟為何。故相當於方之概念能有方之理；相當於紅之概念似無紅之理。

因此理由，我以爲能有本然義理及本然命題（原書第七章「義理」），而不能有本然藝術及藝術作品之本然樣子（第八章「藝術」）。蓋義理及命題是理有底，故清晰而確定。有本然底義理，一如有完全底方。但藝術及藝術作品則是具象而帶感情底，究其極只是蘊蓄底意象之混濁一團。藝術是泛指這混濁一團底蘊蓄底意象之表現，藝術作品就是表現之實際地存在者。表現是直接底，未表現只是意象，即表現就是作品，就是實際地存在底作品，此外別無所謂本然

樣子，可以爲創作家所依照，爲批評家所憑藉。作品底好壞只是表現之真切與否底問題。真切是對意象而言，不是對所謂本然樣子而言。無本然樣子一如無完全底紅，無絕對底甜。

二 理與氣之關係問題——馮先生認爲理無能，氣無性，只有理，不能產生實際底世界；只有氣，也不能成其爲實際底世界。蓋「氣之依照理者即成爲實際底事物」。但氣怎能依照理呢？馮先生說：「一依照」是一事，亦即是一動，故氣於依照任何理之先，必須依照動之理，然後方能動，而有依照之理」。這却包含一個解不開底循環底矛盾。蓋依照動之理底依照亦是一依照，亦即是一動，故不獨依照蘊蓄動，而動又蘊蓄依照，這樣纏繞相待，便永遠不能動，亦即永遠不能依照。否則，就應如佛家之說，「無明」爲忽然念起，真元之氣亦忽然而動，即動即依照，動與依照不可分。現在馮先生已把它們分開，則便產生動與依照糾纏不清底問題。

三 實際之看法問題——馮先生把事實上存在底與思想上可能底混爲一談，概稱爲「有」，即以凡可稱爲有者總成一類，名曰實際。此即謂以類底觀念看實際，我以爲這至少還有兩層所謂 Confusion of type 底毛病。蓋馮先生所謂有，其含義是很空泛不確定底，它是否可以做成一個類，很有問題。最顯然，若實際果能以類底觀念看爲一類，則此類便是一個有；而此有已隨實際而生，即不在實際中。故不能謂實際已包括凡可稱爲有者。否則，實際即永遠不能以類底觀念看爲一類。

類似這種混淆底情形，在馮先生論「鬼」之存在時也顯現出來。馮先生說：「過去底事物雖不存在，而曾有過去底事物之事實，即過去底事物之當然則存在，而且永遠存在；即李鴻章之人已不存在，但曾經有李鴻章之人之事實，即李鴻章之當然則存在，而且永遠存在」（第九章「鬼神」）。這裏對於「存在」如前面之對於「有」，毫不確定底濫用紛來，是很危險底。蓋「李鴻章」與「曾經有李鴻章之人之事實」在邏輯上講是很不相同底東西。對於「李鴻章」能說存在不存在；對於「曾經有李鴻章之人之事實」無所謂存在不存在，只有真實不真實。李鴻章生時，「李鴻章」當然存在；但李鴻章死後「曾有李鴻章之人之事實」無所謂存在，不過我們可以說它，永遠可以說它而已。可以說而不就是存在底。

四 實際與實際之關係問題——依照馮先生的看法，實際底事物屬於實際，實際屬於實際，只屬於實際而無事實底存在底則屬於純實際，其關係如下（原書用圖形表示，見十一頁）：

實際（實際底事物）  
純實際

誠如是，則理之有事實底存在底，其在實際中之地位便發生問題。蓋理不是實際底事物，當然不屬於實際；而現在之理却是有事實底存在底，故又不屬於純實際。然則，理之有事實底存在底，便根本不能在實際中。這當然不是馮先生之本意，但是依照馮先生的邏輯，却要推測到這樣底結果。

# 臥病小記

味 椒

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話說：「不怕瘦子瘦得一把筋，只要瘦子有精神」。我就是這樣一個瘦子。自有記憶以來，我不曉得病是什麼。這並不是說，我的福祿從未遭和。當然，我也曾患傷風（這是誰都難免的），不過用不着吃藥，過兩天自然會好了。二十年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自欺自瀆，記得有一次炸山芋片吃，一連一個鐘頭以上，把藥垂在冒煙的油鍋上，而且有時還要從鍋裏拿幾片炸黃了的山芋，放到口裏去吃，因受火氣太多，當夜滿口牙齒都鬆了。幸虧我的太太連忙從東京趕到橫濱，找了一個中國大夫，開了一劑大涼藥，配好回來煎着服了，果然藥到病除，使人特別感到神農的偉大。

後來還有一次亂子，就是二十八年在新加坡發生的。那時我剛從北國的倫敦，來到熱帶的南洋，熱氣太劇，自然有點不服水土。有天正午如廁，勸解完手，就昏倒過去，等我恢復知覺的時候，發覺我自己背靠着門坐在地上。於是驚惶地回到辦公室，倒在沙發上，面色蒼白，登時驚動了多人。總經理跑來，提議去請醫生；我說不必，待我休息一下就行。果然，我只躺了一個鐘頭，吃了一杯冰下去就好了。

像上面所說的這些小恙，只是一時的傷風，受驚，或中暑，人並沒有倒林，算不了什麼病。我生平真正的生病，要算這次在樂山所得的惡性癩疾了。癩癩癩癩二十餘日，醫藥開支三四百元，身上的肉掉了一二十磅，不能不算是我生活史上的一回大事情了，所以我寫這一篇小記，為它留下一個紀念。

我是一個你們所稱呼的「湖南蠻子」。恭維我的人，說我做事情很有毅力；諷刺我的人，說我只知一味蠻幹。不過我確是不信邪，遇事愛去抵死蠻幹，結局總可以幹出一點花頭來，至少比因循苟且，什麼也不幹好得多了。

雖然東坡先生曾說，蝸角虛名，蠅頭微利，並不值得追逐，可是他自己少年時還不是「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老在外面風塵僕僕，也不免要為名利奔走嗎？等到他已做了多年的高官以後，生活問題解決了，告老歸農，自然可以說些風涼話，叫人家不要為那些虛名微利而乾忙。我現在什麼都還沒有，名既未成，利也未就，生活解決不了，怎麼可以不忙？我又不忙，就不能有新俸以外的收入，教師以外聲名。日間工作之後，還要加做夜工，自非蠻幹不可。否則，人的惰性是不願你如此的。人誰不愛偷懶呢？

我要不蠻幹，至今一定還在湖南的中學裏教書，國內初中以上的學生，當然不會知道我，歐洲的名勝古蹟，也別想去遊，至於到大學裏來教書——或者不如說是遊學——的事，更是只配托諸夢想。因為十五年來，在社會上既博得了一點蝸角虛名，在經濟上也儲蓄了一筆留學費用，所以我更相信，蠻幹還有它的好處。

可是這次却蠻幹壞了，事情還沒有完，人却先已癩癩癩癩出疾病來了。雖則生病的原因，並不完全是由於過勞，然而過勞又加以營養不足，使身體吃了大虧，則是無疑義的。身體健全的時候，自然抵抗力強，疾病不能侵入，等到你一有漏洞，病魔便馬上鑽進來，你就要被它壓倒，受它的磨折了。

愛做事的人是永遠做不完的，一言以蔽之，除死不休！我們編書賣稿的人也是一樣，一篇一篇，一冊一冊地永無窮盡。有時是受人的委託，有時是自己的興趣，為人為己，一樣地都得意。可是俗務既多，時間有限，並不能如工廠裏的機器，照預算出品，常常拖延遲滯。我和好友張君合編的一部英華辭典，從民國二十二年發排，一直拖到現在七八年了，還沒有校好。其間，我因為出國去了，初期的校對工作，只好僱了旁請。一現在我既回國，未校的事，自然義不容辭。去年春天書局就把校樣寄來，我陸續地校了一年，還沒有校完。書局方面既催得很急，我自己也想早點結束它，好作別事，所以利用今年暑假之暇，摒除一切，整日工作，預備在七月內把剩餘的三百頁完全校出，好了一顆心。

編辭典的工作，讀過約翰遜的文章的人，大都知道那種困難。我們這部辭典雖小，也有一千二百頁，因為完全是用最小的七號字排的，又

我愛不蠻幹，至今一定還在湖南的中學裏教書，國內初中以上的學生，當然不會知道我，歐洲的名勝古蹟，也別想去遊，至於到大學裏來教書——或者不如說是遊學——的事，更是只配托諸夢想。

因為十五年來，在社會上既博得了一點蝸角虛名，在經濟上也儲蓄了一筆留學費用，所以我更相信，蠻幹還有它的好處。

可是這次却蠻幹壞了，事情還沒有完，人却先已癩癩癩癩出疾病來了。雖則生病的原因，並不完全是由於過勞，然而過勞又加以營養不足，使身體吃了大虧，則是無疑義的。身體健全的時候，自然抵抗力強，疾病不能侵入，等到你一有漏洞，病魔便馬上鑽進來，你就要被它壓倒，受它的磨折了。

愛做事的人是永遠做不完的，一言以蔽之，除死不休！我們編書賣稿的人也是一樣，一篇一篇，一冊一冊地永無窮盡。有時是受人的委託，有時是自己的興趣，為人為己，一樣地都得意。可是俗務既多，時間有限，並不能如工廠裏的機器，照預算出品，常常拖延遲滯。我和好友張君合編的一部英華辭典，從民國二十二年發排，一直拖到現在七八年了，還沒有校好。其間，我因為出國去了，初期的校對工作，只好僱了旁請。一現在我既回國，未校的事，自然義不容辭。去年春天書局就把校樣寄來，我陸續地校了一年，還沒有校完。書局方面既催得很急，我自己也想早點結束它，好作別事，所以利用今年暑假之暇，摒除一切，整日工作，預備在七月內把剩餘的三百頁完全校出，好了一顆心。

編辭典的工作，讀過約翰遜的文章的人，大都知道那種困難。我們這部辭典雖小，也有一千二百頁，因為完全是用最小的七號字排的，又

加以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符號，我現在雖校的是末

已願定我的符號了。以後畫定下藥，果然

病後的養病時期那一個階段中。

我常想人生的苦惱，是隨着有生而來，非一死，是不能從人世的一切撒手的。但病家

校，可是這講要對的地方，還是很多，發音符

普通發燒的時候，常要把人燒得昏頭昏腦，

所謂生老病死，與死離得最近的，莫過於病，

號等等的錯誤，仍然不少，校時要發精會神，眼

我這次却完全相反。睡著四十度以上的燒，

所以只有生病，可以暫時放開一切不管。你病

睛不能花一下，否則就昏了。語云校書如掃

一點睡醒也沒有。最苦的就是思想一秒鐘也不

好，精神沒有恢復，你也懶得去管它。我那位

落葉，其實掃落葉並不難，因為容易看見，樹上

肯停，無論一件什麼小事，總是想得頭頭是道，

十餘年遠勝巴黎的老友顧石君，有兩句諷刺他

枯葉落光了，自然不用再掃。校對即不然，官

所出不窮。病中連夜纏綿於我腦海的，莫過於

的詩：「連宵熱與難成夢，今幸身輕懶似雲」。

那樹上的枯葉，好像永遠落不盡似的，而且落在

辭典的校對。一個字的辦法，發音，意義，成

等到病剛脫離，身子懶得像他吃了「春蠶」一樣，

地下，你也不容易見到。因此校對一頁，要費

語等等，較之辭典上原有的，多上幾十倍地在我

舒適地躺在牀上發呆，我覺得那個時候，這是人

我一個多鐘頭。我預定的是一天校十頁，夜以

腦中現映着，深思着，旋轉着。較完一字又一

生最理想的一個期間。因為那時身體上已無痛

繼日，每日的工作時間，總在十小時以上。七

字，校完一頁又一頁了老不獲完。有時我很自

苦，心靈上又無負擔，一切超然，無憂無慮，靈

月內一直費了二十天，算是照着預定的計劃，

覺地想：這個字一轉都想過了，我可以停止了，

煩惱，野心，責任，工作，自己所想做的事，以

校出了一百七十頁，！於是癱倒了。

然而停止不住，眼着花樣又來了，充滿了我一腦

及不想做而又非做不可的事，千頭萬緒，一齊都

「你昨日的英雄何在？」當我爬不起牀來

袋。這樣想不到幾個鐘頭，轉眼來會已日。

暫時擱起。那時你享盡清平之福，飽嘗閑中之

的時，病虛却勝利地在我耳邊響。這時我

一連幾晝夜不閉眼，人也不曉得疲倦，可是

我雖未曾做過「象主席」，最近因為太太回

早已覺不過它，只好自認失敗。

精力暗中耗費不少，人便昏昏消瘦了。臉上的

了娘家，却令我做了一回「象主席」。半年來

病的來勢很兇，倒牀之後，一連七日大燒不

頰骨凸了起來，眼睛凹了下去，病容滿面，骨與

柴米油鹽醬醋茶，弄得我頭昏目眩。而且家裏

退，幾個醫生都看不準是什麼症候。幸虧在四

之後，思想便可由我自己支配。有時大半天，

中最高的人的是女工，其次是孩子，太太走後，這

們總覺得主人是實本家，對待了他們。我現在因為住在張公橋時，處處張公百忍，女工發脾氣，我當作不聽見，她鬧着不幹了，又得苦口婆心地去勸她。她對於我實在找不到機會，結局只好去和孩子鬥氣。孩子本來淘氣，小年紀偏愛拿出主人面孔來調排用人，基於我這一個大主人，有時還必罵幾句。好嘛，這還了得！抗戰時期的女工是一句重話都聽不進的，這甘受你小孩子的罵？這便惹出大亂子來，登時叫喚着，天翻地覆，哭了又罵，罵了又哭。這問題如何解決，真夠我這主人兼主婦的手忙腳亂，頭痛一夜。

所以雖沒有四美俱，却真是二難并，兩個難得對付的種在一塊，怎也不能相容，不是這們哭就是那個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雖有「齊家」之才，亦無法應付。粗護了孩子，女工氣衝衝地走了，晚飯馬上不得入口；粗護了女工，又未免委屈了孩子，因為她到底是一個小主人，不應受一女工的壓迫。結局只好自己降低身份去向女工說情，軟硬兼施，好容易把一場風波平息。這一類的事，我生了病自然不暇再管，女工也就忙起來，沒有工夫去找尋或製造那些鬧氣了。

原來每日的流水賬是太太管的，太太走了，自然只好由我兼管。一病萬事不管，每日用錢如水，連它一筆帳沒賬。

說到用錢，平日我是極其謹慎，量入為出，從不浪費一文的，戰時生活儘可降低，但決不願負債。可是自從生病以來，用錢也就大方了，

東挪西移，只顧目前。所謂「借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身體還是要緊，負債只好以後慢慢去還，病中調養是不能節省的。有位朋友到成都去，我給了他五十元去代買一磅牛油，那時我的一心只想到牛油能滋補，不管它的時價。以前只能過屠門而大嚼，我們每天一家人不過吃六兩豬肉，現在却是每天一斤，甚至豬肝每斤索價八元，也還是一斤斤買回來吃，因為醫生說豬肝是補血的聖品。水果也非吃不可，三塊錢買一斤鴨蛋大的蘋果，只嫌貨色不好，並不覺得價貴。四五塊錢買十個雞蛋，不過兩天就吃完了。

如果不是生病，我決不會吃得這樣好，所以這種享受，全是因病纔能得到的，可說是病的賜予。你不要以為生病全無好處，我現在隨便就出了這麼許多。萬一你也不幸生了病，你決

滇西情歌

南江

從大理去麗江，走了三十華里，是洱海臨湖畔的喜洲。這是一個風景秀美的村莊。

傍晚時，我望見喜洲鎮。日將落了，中

天一片碧，四垂銀一團濃紫，莊嚴而華麗。白

茫茫的雲氣，正跨過了點蒼山的五台峯，包圍過

來。龍湖畔良田萬頃，阡陌縱橫，田裏行將成

熟的禾稼，一片綠色，隨着清風輕輕的搖着頭，

好似洱海裏一片碧波。

被風捲起的禾田裡，突然發出一串甜美的歌聲，匯聚而微瀟，聽來竟不像是從人喉中吐出來

不要羨慕，從來有的這享受。病好了，你仍可

以舒舒服服地躺着養息，每日三餐，有人弄好送到你的牀頭來，一點也不勞你操心，你什麼事都可以不管。有時朋友來看你，還要送你的禮物，你儘可以白受；他不生病，你用不着還禮。你的職務這時也可以不必過問，而且還是可以照常支薪，決沒有人說你怠忽職務。對於朋友的應酬，這時你可一概不理，樂得省些麻煩，還可節省幾文開支，決沒有人見怪。別人平日對你追得頂急的事，這時他一定會對你說，說一擱也無妨。討債的人這時也不會進你的門。平常好在你的跟前哭哭鬧鬧的小孩子，這時別人自然會帶開。你獨自靜靜無為地躺着，不聞國家大事，拋棄個人榮辱，三餐送到口，一切不煩心，誰說這不是人生最好最優美的時期呢？

的。我問挑夫：「這是誰唱的歌？」挑夫一面笑一面告我，這原來是村莊裏的民家姑娘，在田裏耘草，天晚歸家時，看着一切都滿意，人很高興，纔唱農村山歌，娛樂自己，也娛樂旁人。

男子結拜乾兄弟，  
女子結拜乾姊妹。  
男有情，  
女有意，  
畫一條長虹當橋梁，  
不管早夜來又去。



歌聲在暮色中，劈開了另外一座橋，將人的感情渡來渡去。聲音忽然尖銳而溫存，忽然又低下去，好像有所希望，細細聽來，更是甜美。

那女郎正在田裡唱歌，忽然一個年輕男子，穿著藍布短褲，看來約有二十歲，黑黑臉，荷著一把鋤頭，鋤頭上挂著一把貯水銅壺，左手插在腰間，沿著小溪，一邊走，一邊接上了聲音和唱。他的聲音是那麽悲壯熱烈！挑夫告訴我，這兩個唱來唱去，唱到末了，就會相好。由愛情結成眷屬，這是民家姑娘的自由權利吧。村子裡有個邱虎和三姑娘，兩家相去百十里，有一次，就是那唱唱了，真好了，上月半團圓，還發了兩隻大肥豬，吃了十五罐酒，捐上二百來個客人，慶賀團圓。一對小夥子都是唱歌的選手，比賽一整夜，不分勝負！

是一個春天的早晨，三姑娘換上勞作衣服，穿上草鞋，頭上包了一塊新的藍布，綁上一根鮮紅的帶子，腰裏短褲，拿起鋤頭，往野外走去。這時候，太陽的半個臉孔，剛從海邊的山頭上出來，又紅又亮，照得這個嫩嫩的姑娘，滿面春色。她站在水田和海岸間的柳樹下，仰頭望望眉毛長細的小柳葉，靜靜地聽著左邊田裡的歌聲：

鳳凰柳葉梧桐樹，  
鱧魚擺尾三叉河。

阿妹，你在那裡？

你把地名說與哥！

春風颯颯，吹來，小鳥啼早晨的新鮮空氣，在柳樹枝頭飄飄。三姑娘接著邱虎的

聲音唱道：

一樹竹子多少根，  
一溪蝦米水定紋。

你要明白，你去橋頭估個卦，  
秋天滿樹愁心！

她唱到這裡，臉上佈滿了憂色，似乎有許多心事在她的心頭。過了一會，那邊的歌聲又傳來

鳳凰柳花，選結子，  
阿妹，你何必太多心？

今天同你說明白，  
明天玩笑在那裡！

三姑娘羞答答地躺在河邊的草堆上，把臉埋在懷裡，低下頭，眼淚盈眶。她聽了那虎的歌，那麽熱烈，知道是真情感，興奮之中，使少女的靈慧，好似山上泉水般的湧出來了：

唱不完的是福家歌，  
說不完的是妹不離。

那裡好玩那裡去，  
玩慣那裡去那裡。

太陽從海邊步步高昇，照灑了大地。牧

童圍著牛羊，往半山叢中走去；農家婦女忙著工作，種田，種田，割草的調草。邱虎和三姑娘也都工作去了。

### 通 訊

### 生育的責任與資格

### 通 訊

編者：民族問題是極複雜的，但說來說去，也不過是「生」與「養」三個字。這三個字可有極複雜的意義，但不應沒有先

後，卻不該分輕重。這三個字是「生」，第一是「生」，第二是「養」，第三是「教」。這三個字是「生」，第一是「生」，第二是「養」，第三是「教」。這三個字是「生」，第一是「生」，第二是「養」，第三是「教」。

他們在唱到這裡，彼此情投意合，成爲一對未來的夫妻。男的要蓋新房，女的準備嫁妝。

小姨備辦嫁妝到你家。

練好風扇搥搥日，

你趕做磚瓦蓋新房，

練好風扇搥搥日，

小姨備辦嫁妝到你家。

練好風扇搥搥日，

你趕做磚瓦蓋新房，

練好風扇搥搥日，

後，我們覺得很興奮，因為這樣一個提議是抓着了民族問題的癥結。後來好久沒有聽見下文。直到最近，我們約在八月十四日的大公報上看見一段消息：「黨派間該討論會（按指全國婦女工作討論會）之參加者及婦女運動委員會，皆以切實教育現有兒童，實為獎勵生育更為切要，故將前提案暫行擱置。聞今後將從收費減免，禁止溺嬰，墮胎，避孕等方面努力；並建議政府多量聘用婦女界人才。咸以培養幼小，較不如呼喚若干萬有餘力之婦女參加抗建工作為能應急而云」。

報紙記載未必盡屬可靠，惟在現社會中，並非沒有人抱這種見解。老實說，我們對於這種見解，不敢輕易苟同。何以知「教育現有兒童實為獎勵生育更為切要」？難道精壯的人口統計已報告我們，現有的兒童數量已經過剩或過多，至少暫時可以無須獎勵生育麼？難道我們還不知道根據一般的人口理論，以至於目前實際的印象，戰時的死亡率雖然要大，而婚媾與生育率必然要小麼？難道我們還不明白，所謂「獎勵」原是一種「密切注意」的說法，初不要每個青年齡的子女生上一二十個子女；而所謂「密切注意」是要我們應慮到誰在生育，怎樣的人人在生育，做父母的人是否在遺傳的健康上夠得上相當的水準，懷孕與生育的環境是否合乎衛生原則？！一類的問題麼？平心而論，這些問題若與現有現有的兒童相比，究竟是否真見得進一步的切要？

我們是否可以假定人口中的女子，不妨相當

分工，一部分生育，一部分勞動，一部分從事於衛生教育不甚相宜的抗建工作？若謂可作這種一個假定，我們便更應問那一種女子宜于生育，那一種女子宜于抗建工作？根據大體無庸修飾的消息，似只宜于抗建工作！抗建工作是抗建工作，而不宜于生育有能力的婦女是最宜于抗建工作，而不宜于生育幼小，反過來就等於說，生育幼小之事最好儘量沒有能力或能力稍差的婦女為之。其最令人難於理解的事，好像生育與撫養幼小並不算是抗建工作！

我們認為這些假定要不得。抗建工作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生育與撫養幼小。現在有人覺得生養不很切要，或非抗建工作的核心問題，乃是因為上一代的婦女已盡力運生養的勞動責任

卸去了去！若不盡力運生養的勞動責任，試問現在又有誰來抗建，誰來建國？到了我們自己這一輩，却想直接間接有那無形的勞動運轉責任，這豈真不知從何處說起！這責任原是誰都應該負的，至少身心健康在相當水準以上的人都應該負的，有能力的子女是逃不脫，實無可說。她們應負自己生養教育自己的子女；行有餘力，再收養些瀟灑的兒童，或去做些一般的抗建工作。我們完全承認，在目前社會狀況之下，有能力的子女要結婚，是有極大的困難的；要她們生育子女，在目前經濟狀況之下，更是一種何等容易。不過我們應有的態度是充分認識這種困難，竭力設法加以解決，而不應當「從而為之辭」。

仲邦，於昆明

感事並呈 昌英前輩

海東島

掃眉才子著書忙，笑領儒林細考章。遍到人間揮鐵筆，亂拋錦瑟下滄陽。屏風丹雘誇拋棄，吐納名公亦自誇。夜半江樓吹樂鼓，二分明月滿瓶花。入場久作金人線，隨淚應成玉筍紅。興到漫彈歌劍鏡，眼波流處笑擊工。

右公席上用章行嚴寺韻奉呈

莊時盛

僧公作草靜安寺，拆補東西二千字，一編散手盡珠璣，欲合象輪參同異。麻鞋圓履走塵埃，公暹燕坐慶開闢，窮官方見周至，布履條教皆推闡。時心心苦隔年秋，地覆天翻國命在，禮劫日報捷沓來，觀兵東夷歸備海。同時行輩誰敢欺，我願杜句公英著，只今飄泊干戈際，專語小兒知姓名。